

拆北京古城破「雙龍」風水

文 | 章閣

北京城乃元世祖忽必烈命奇人劉秉忠按天宮布局，取乾坤之象修建而成，城門、各大殿名稱多出自於《周易》。

城內的寺院廟宇、宮殿廳堂均按照天象星辰排列，與人間京城遙相對應。如此精心營建的北京城，融合著人們對神佛和上天的信仰，將天人合一的傳統理念與周圍環境融為一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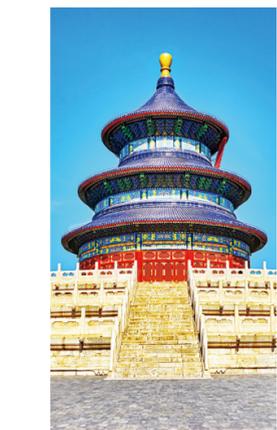
「法天象地」布局都城

歷代開國之君定都城乃遵循「法天象地」原則，建築格局展現的高超智慧，呈現的宏觀視野，都令後世驚歎。隨著時間的推移，留下見證，融入數千年的神傳文化中。

在古代天文體系中，星空被劃分為三垣、四象、二十八宿，以紫微星（北極帝星）為中心。

三垣，即太微垣、紫微垣、天市垣。每一垣包含數個星座，都有東、西二藩星環列左右，形如牆垣，所以稱為「垣」。四象，也叫四宮，即東方蒼龍、西方白虎、南方朱雀、北方玄武。四宮各有七顆星星，共計二十八宿。星辰排列方向不同，從整體的布局來看，它們就像北極帝星的藩屏，雖異向而同心。

其中，太微垣是南宮，即朝廷的意思，天帝在此聽政。群星多以官職命名。紫微垣位於北天中央，天帝居所所在地。天市垣象徵聚眾貿易之所，這一垣的星星，多以貨物、經營的市場命名。北極星代表帝王，二十八星宿代表封侯任命的官吏，滿天的小星星代表芸芸庶民。太史公司馬遷所著《史記·天官書》記錄了五百五十八顆星星，完整地介紹了全天星官的職責，以及各星宿對應到人間的體現。



▲天壇建築具有中國傳統文化特有象徵的表現手法。



和月壇郊祀場所。北京城置於四郊中央位置。一條長長的中軸線自北而南穿越宮城、皇城和內城。由上而觀，形成巨大的「中」字，體現居「天下之中」的理念。皇權至高，帝都至尊。以天象為指導，通過模擬星象規劃城池，營建帝都，溝通天地人三才，感通神明。

在天地成象，在地成形。每一個新的王朝建立後，營建都城都將天象模式與人間政治、百官官衙相比附。人間皇城布局，儼然是天象在人間的再現，宮殿、城垣、官署、壇廟、街市、水道等均是法天而成，「必上合天星垣局，下鐘正龍王氣」。國都，也稱京師，這一說法從周朝開始沿用，表示天子所居之地。京，大也；師，眾也。所以天子居住之地，必能率領大眾。一國之都是萬國表率，也是首善之區。法天象地修建都城，表示天子秉承天象，以此作為教化之本，星宿之間尊卑分明、秩序井然，人間皇城遵循天文排列，建築群陰陽有序、尊卑有別，各在其位，各司其職。王都先正，繼而正萬邦。

歷史上，譬如吳都闔閭大城（蘇州前身）、秦都咸陽、漢都長安、隋朝大興城、唐朝兩京（長安及洛陽城）、宋朝開封、元朝大都、明清紫禁城等，均是模擬宇宙構造，象天而建，以示皇者尊貴。

元朝營建北京城，明清時期在此基礎上修建紫禁城，將天上星象排列在人間表現得淋漓盡致。天上紫微垣，北極星東西兩側排列著十五顆藩星。在北京城中軸線上分布，象徵乾陽的乾清宮、象徵坤陰的坤寧宮、象徵陰陽交匯的交泰殿，左右還分布東西六宮，共十五宮。

北京都城南、北、東、西四個方位建有天壇、地壇、日壇

精要，果然不假！於是，鄭虔關起門來，連續幾天，和他交談。鄭虔對他說：「你有這樣的水平，為甚麼不早來應科舉之試，而要等到這麼大的年歲？」鄭相如說：「命中注定，我明年才當成名，之所以沒早些來應試，就是時候還沒到啊！」鄭虔問：「你命中應當做甚麼官呢？」他回答說：「以後七年，我會被提拔授職做衢州信安縣的縣尉，俸滿即死。」鄭虔又問：「我的後事，你可以說給我聽聽嗎？」

他答：「從現在起，過五年，國家當改年號；再過十五年，幽薊地區，將發生大亂，天下有奸賊造反。叔父你那時，會被叛賊侮辱自己的名節。假如你能忠誠國家，就可以免於處死，而只被貶官外調。若不加檢點、注意，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。」

第二年春，鄭相如果然考取

了明經。以後七年，調到衢州信安縣做縣尉。赴任前，同鄭虔作永遠的訣別，流淚離開了。過了三年，有衢州監察使來京，鄭虔向他詢問鄭相如還在不在？對方回答說：「他離任後幾個月，就突然去世，葬在千佛寺附近。」開元二十九年，朝廷改年號為天寶；天寶十五年，安祿山在洛陽叛亂，派偽署西京留守張通儒，到達長安京城，把朝廷官員驅趕到洛陽就職，鄭虔被派到東平偽署，任水部郎中。

北京古城深藏玄機

近代科學家利用遙感技術拍攝了全北京城鳥瞰圖，在翻閱大量史料後驚奇地發現，明朝人設計的北京城是「雙龍」布局，即一條「水龍」和一條「陸龍」，衡山環水，蔚為奇觀。其中，「水龍」以南海為龍頭，湖心島為龍



▲北京景山公園平面圖，酷似一尊盤腿打坐的人像，人們稱其為「景山坐像」。



景山全景：公有領域；故宮和景山：PVT PAULINE/WIKIMEDIA/CC BY-SA 3.0；其他來源：ADOBE STOCK

尊盤腿打坐的人像，人們稱其為「景山坐像」。

從衛星照片上看，頤和園的昆明湖像是一個壽桃，萬壽山像是展翅的蝙蝠，十七孔橋則成為一隻長長的龜頸圖。所以頤和園設計體現著「福、祿、壽」三層寓意。據《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》一書所述：「整個北京城浸透了儒、道、佛之思想與文化，大都城門和殿名多出自《周易》乾坤之象，廟宇、寺院、殿堂皆按天象安排所建。」

文化浩劫毀古城布局

毛澤東指示：「舊北京就等於舊世界，我們就是要善於破壞它，城牆要拆，城門要拆，牌樓要拆，胡同要拆，四合院要拆，舊的東西就是封建的東西，統統必須破壞。」劉少奇訪問蘇聯，向史達林請示有關市政建設問題。前蘇聯提供了市政改建計畫，於1950年獲得毛澤東的批准。自此，一場建築文化浩劫降臨北京古城。

北京市建設局孔慶普主持拆除了歷代帝王廟景德坊和東交民巷牌樓。據他所述：「從1952年拆除西便門開始，到1958年拆完永定門，我先後主持拆除甕城9座、城樓11座、城台12座、城門箭樓9座、箭台12座、城門闌樓1座、城角箭樓3座。共拆除城牆23.3公里，占全部城牆34.4公里的67.7%。」精妙的古城布局，在這場建築文化浩劫中，遭到肆無忌憚地破壞，並設置了三座建築，毛澤東紀念堂、「大墳包」大劇院，以及央視大樓，風水亂局，貽害子孫。

鍾輅論命

文 | 吉光羽

鍾輅（生卒年無考），唐代學者，是「定命論」與「輪迴」學說的堅決主張者。

唐文宗太和年間（827—835年），鍾輅擔任崇文館校書郎。常與博聞識廣者共處，徵集奇聞異事；尤對前定之事，倍加關注，必弄清來龍去脈，然後記錄，撰成《前定錄》一卷，收錄人在生前天定之事二十三則，以筆記實錄的體裁寫成。

他在思想上融「定命」與「運命」於一體，認為貴賤貧富、生死壽夭等等，是上蒼注定的，前世、今生、來世的循環輪轉，也是注定的，不可改變的；他勸戒人們不要在命定之外，再作任何追求，「庶達識之士，知其不誣；

而奔競之徒，亦足以自警。」下面介紹其中一則：

鍾輅《前定錄·鄭虔》

開元二十五年，鄭虔擔任廣文館博士。有一人名叫鄭相如，年50多歲，從隴右來京城，參加明經科的考試。他以侄子的身分拜訪鄭虔，鄭虔沒有用特別的禮節招待他。

過幾天，他又來拜訪，鄭虔像上次一樣招待他。鄭相如於是對鄭虔說：「叔父！你很瞭解我的才能嗎？孔夫子說過：『那些能繼承周禮的人，即使過了百代，也會被人瞭解、懷念。』我差不多已經達到了這個水平。但假如在孔門弟子中，還不敢和顏回相比；如果說到夏這些人，我就沒甚麼好謙讓的！」

鄭虔聽了這話，十分驚訝，便認真細問、考查，驗證鄭相如說的話。他確實對答如流，深刻

了明經。以後七年，調到衢州信安縣做縣尉。赴任前，同鄭虔作永遠的訣別，流淚離開了。

過了三年，有衢州監察使來京，鄭虔向他詢問鄭相如還在不在？對方回答說：「他離任後幾個月，就突然去世，葬在千佛寺附近。」

開元二十九年，朝廷改年號為天寶；天寶十五年，安祿山在洛陽叛亂，派偽署西京留守張通儒，到達長安京城，把朝廷官員驅趕到洛陽就職，鄭虔被派到東平偽署，任水部郎中。

他想起鄭相如的預言，便假裝得了中風病，拒不就任，同時暗中寫奏章給肅宗表忠心。肅宗即位於靈武，率部平定了洛陽後，便命令御史臺三司，追查接受叛賊「封命之臣」的罪責。鄭虔因心不向叛賊，只是被貶遷做台州司戶，直到老死。鄭虔很感謝鄭相如早年的提醒，得以善後。鄭相如和鄭虔的互動、遭遇，乃前世注定。

（出自《聖哲論命》）



《峻嶺溪橋圖》鄭虔作品，遼寧省博物館藏。